

前漢書

冊天



前漢書卷八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儒林傳第五十八

古之儒者博學虛六藝之文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六學

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

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

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師古曰陵夷言漸積替○宋

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

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鳳鳥河圖皆王者之

無位故云已矣瑞自傷有德而矣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師古曰言文

文章之事豈不在此乎蓋自謂也亦見論語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

○師古曰答禮謂有問禮者則為應答而申明之西入

前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 一中華書局聚

周南至楚畏匡厄陳師古曰匡邑名即陳留匡城縣

害之匡人見孔子以爲陽貨也故圍而欲奸師古曰美舜七十餘君

奸音干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樂師古曰善也自衛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哀師古曰自衛反魯謂

之衰樂廢孔子還修正究觀古今之篇籍迺稱曰大哉

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所師古曰言堯巍巍

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高師古曰巍巍者又

曰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視師古曰言周

制而損益之故禮文大備也郁郁文章盛貌自代之

此以上孔子之言皆見論語○劉攽曰世改代於是

敘書則斷堯典起自古曰堯典謂尚書稱樂則法韶舞師古

語云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韶舜樂也孔子歎其盡善盡美

故欲論詩則首周南師古曰以關綴周之禮因魯春

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師古

謂之治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為

之傳師古曰編所以聯次簡也言愛玩之甚故編簡

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師古曰皆論語

作下學上達謂述者之謂明故孔子自謙言我但述者

唯也知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師古曰七

也○宋祁曰注文弟子字下疑有達字大者為卿

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

姓顓孫名師澹臺子羽居楚師古曰澹音徒甘反子

夏居西河姓師古曰子夏子貢終於齊師古曰子貢姓

貢刊誤改作贛又云子貢當為子夏如田子方段

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

師也師古曰子方以下皆魏人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

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

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

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鄧展曰威宣齊二王及至秦始皇兼天

下燔詩書殺術士師古曰燔焚也今新豐縣温湯之

谷定古之西岸有阮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

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入迺密令冬種

瓜於驪山阮谷中温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

人不同乃命就視之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

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此則

矣燔音扶元反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

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

死師古曰此云孔光傳云鮒為陳涉博士也陳涉起匹夫

毆適戍以立號師古曰毆與驅不滿歲而滅亡其事

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

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

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

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

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

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師古曰

息貌音丘位反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稀盧縮

伐叛征也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師古曰皇暇也孝惠高后時公

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師古曰言少然孝文

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

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謂備員而已漢興

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

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名公生者其號也它皆類此培音陪韋昭

日培公之名也燕則韓太傅師古曰名嬰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

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

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

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

靡然鄉風矣師古曰鄉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迺請

白丞相御史言師古曰景德本無悼字刑誤據史記

作悼道据南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師古曰

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師古曰今禮廢樂崩朕甚愍

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師古曰詳悉也

博聞之士也○宋祁曰延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

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師古曰舉遺謂經典太常議

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師古曰厲勸

砥厲也自此以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師古曰臧

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師古

曰教效也言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



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繇古曰繇

音由由從也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

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繇古曰風化也○宋祁曰

姚本改厲賢作屬賢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

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音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太常

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

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繇古曰悖

乖也音反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繇古曰聞謂布內反音

此入也令縣令相侯相長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劉歆曰所聞當屬上句讀之則

亦不煩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繇古曰偕吏俱至京師

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

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繇古曰為

名籍而奏○宋祁曰注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

文為字下疑有之字

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

者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臣謹案詔書律令下

者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臣謹案詔書律令下

章爾雅訓辭深厚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言恩施甚美

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

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

所以遷擢留滯之人○劉敞曰下以字衍言請選擇

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

內史大行卒史師古曰左右內史後為左馮翊也比百

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師古曰內地之郡

也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

千石屬蘇林曰屬亦禮史令縣令文書解言屬某文

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云備員者示以升擢之

文意本緣小吏弗能究宣詔書故使文學士布在州

郡也然顏解未甚悉今區別言之治禮掌故以文

禮義為官遷之請選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而遷

常留滯今遷之請選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而遷

留滯在比二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皆補左

內史大行卒史也乃以百石通一其曉事優人

也此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

不言故文學掌故之在百石者與吏百石皆同也

多者則此數見方為掌故也補中二千石屬以與

同言自比二百石至百石為卒史者已而臨二千

石屬也二百石至百石為卒史者已而臨二千

屬者即不足所擇用故但得為郡屬請著功令師古

也備員者總言此二者皆備員也師古曰新

立此條請以著於功令它如律令師古曰舊律令制曰

功令篇名若今選舉功令它如律令師古曰舊律令制曰

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師古

曰彬彬文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

章貌音斌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

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師古

其徭賦也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

音方目反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

前漢書卷八十八列傳五中華書局聚

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師古曰常員之外更開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師古曰商瞿姓也以授魯橋庇

子庸師古曰姓橋名庇字子庸它皆類此庇音必寐反○宋祁曰蕭該案史記橋音矯子庸

授江東馯臂子弓師古曰馯姓也音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

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

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宋祁曰越本無也

字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師古曰高祖用婁敬之言

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初授東武王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本其地追言之也

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師古

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四同授淄

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為大中大夫齊即墨成至

城陽相師古曰姓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周霸

莒衡胡師古曰莒人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

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

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

師古曰告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師古曰言

法術以去○宋祁曰易以東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

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

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師古曰

之皆類此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師古曰碭

者梁郡之縣也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

施孟梁丘之學師古曰繇與由同後類此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

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師古曰卒

也與孟喜梁丘賀並為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

及梁丘賀為少府事多迺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

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

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為童非即從師學著其早也

賀不能及詔拜讎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

同異於石渠閣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也讎授張

禹琅邪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

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

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宋祁曰蕭該案漢書衆本

悉作毛字風俗通姓氏篇渾屯氏太吳之良佐漢有  
屯莫如為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之子也  
見左傳漢有毛禱之為壽張令按此莫如非姓毛乃  
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今人相承呼為毛忽聞為屯驚  
怪者多毛屯相似容是傳寫誤矣應劭解  
漢書世入皆用何為在風俗通而不信  
曼容○宋祁曰此下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  
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師古曰時人

言公矣善為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

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

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

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師古

曰用為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師古曰同門同師

光榮也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

分別也證明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

前漢書卷八十八列傳七一中華書局聚

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荻茲也師古

曰易明夷卦象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

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

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為說耳荻茲言其根荻方滋

該又音皆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

心師古服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師古曰名之者承後賓

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師古曰仞音刃以此不見

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署古曰曲臺殿名病免

為丞相掾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

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師古曰兄皆為

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為武騎從大

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師古曰自

非焦延壽弟子為課吏法者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

或書字誤耳不當為京房



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

時為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

教侍中師古曰為諸侍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師古曰說

於天子以賀為郎會八月飲耐行祠孝昭廟師古曰

之前先毆旄頭劍挺墮首垂泥中師古曰挺引也墜

出子先毆旄頭劍挺墮首垂泥中師古曰挺引也墜

古地字○宋祁曰刃鄉乘輿車師古曰鄉馬驚於是

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

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師古曰霍光傳云任

孫誤也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

居郎間師古曰郎著皂衣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

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

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至

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

入說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

熟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

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

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御史大夫

自有傳克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師古曰姓士孫名張字仲方○劉奉

世曰臨代五鹿充宗代當為授後人沛鄧彭祖子夏

齊衡咸長賓張為博士○宋祁曰蕭該案風俗通姓氏篇云衡阿衡也伊尹官也

見詩傳漢有衡咸講學祭酒至揚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

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

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贛延壽云嘗從孟

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

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

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讀曰儻託之孟氏不

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

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師古曰乘姓也音食證反○劉敞曰

如今有乘黎之乘音皆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師古曰費音扶味反治易為郎至單父

令善父音甫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象象系辭十

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師古曰中讀曰

仲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

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

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為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

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

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  
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為惑眾斬康繇是易有  
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

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

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

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

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

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

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

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

生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

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師古曰嘉者賈誼之孫也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授業

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宋祁曰俊字當作雋

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

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

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

博士師古曰名高字子陽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

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

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

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

共送數百萬○宋祁曰越本無數字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

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

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後

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為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眾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

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蘭卿師古曰蘭卿者蘭音姦

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

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

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

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後為太子少傅而

孔霸以大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

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為石顯等所譖○宋祁曰

無等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迺擢堪為光祿勳語○宋祁曰

在劉向傳堪授牟卿○宋祁曰舊及長安許商長伯

牟卿為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宋

光字下更有光字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

孔許之學商善為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

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

王吉少音為政事齊快欽幼卿為文學○師古曰依孔

以下為四科也快音桂○宋祁曰快王莽時林吉為

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

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眾尤

盛章為王莽所誅○宋祁曰越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師古曰拊音膚章昭事小

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

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

驕無故善修章句為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

師法至百萬言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

為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

異為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

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

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

褒賢儔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諡昔周

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

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事見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不同

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諡著為後法師古曰公叔

公孫發也文子卒其子請諡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



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禮記檀弓事見近事大司空朱邑空○劉敞曰農右扶風翁

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

揚贊師古曰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

文學師古曰論語云文游子游名嚴然總五經之眇論

立師傅之顯位師古曰嚴與儼入則鄉唐虞之閔道

王法納乎聖聽師古曰鄉讀曰嚮閔大也出則參冢

宰之重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師古

退食自公召南羔羊詩之辭言貶散賜九族田畝不益

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師古曰司

臣之官言寬中學行堪為之也家卒然早終尤可悼痛

讀師古曰卒臣愚以為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師古曰

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甚厚由是小

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

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

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宋祁曰淳化本越

故二字馮賓字下更有一馮字刊  
誤謂當去無故二字添一賓字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

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

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馬

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

常少子師古曰少子亦常字也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

又傳左氏常授號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

王璜平陵塗暉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

諸學皆立○宋祁曰新本改論作諸劉歆為國師璜暉等皆貴顯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以霸私增加分析故與中書之文不同也中書天子所藏也霸辭受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師古曰存者立其學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師古曰郢客也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師古曰病苦也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師古曰胥靡相係而作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

身不出門復謝賓客師古曰身既不出門非受業弟子其它賓客來者又謝遣之不

與相見也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

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師古曰口說其指不為解說之

傳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

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

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

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師古曰乃就成也

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

駟迎申公○宋祁曰景祐本改駕作加今兩存弟子二人乘輶傳從師古

曰傳音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

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師古曰顧念也

力為行也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

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師古曰舍止息也議明堂事太皇寶

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師古曰喜音許得縮臧之

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師古曰悅音許得縮臧之

堂事下縮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

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

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

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李奇曰

名慶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

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

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

蘇林曰免中縣名也李奇曰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

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晉灼曰大江公即瑕丘江公

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

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

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

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至於危亡

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

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

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李奇曰長安名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

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

是矣自潤色之師古曰言所聞師說具盡於此若嫌簡略任更潤色不肯復授

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

嚴師古曰離地也樞音口侯反頌讀曰容試誦說有法疑者

丘蓋不言蘇林曰丘蓋不言古曰二說皆非也淳曰齊

載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欲遵此意

荀卿書區蓋之間疑則不言區蓋諸博士驚問何師

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師古

除官之書也下音胡嫁反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

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

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師古曰勞博士江公世為魯

詩宗師古曰為魯詩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

吹諸生曰如淳曰其學官自有此歌驪駒服虔曰逸

見大戴禮客欲去歌吹以相樂也歌驪駒詩篇名也

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曰庸用也主

歸也劉敞曰尋文衍一客字驪駒者今日諸君為

前漢書卷八十八列傳五十一中華書局聚

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師古曰於

此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

之甚也今流俗書本云何曲狗妄改之也式恥之陽醉湯墜師古曰過失

服古地字湯湯音徒浪反○宋祁曰湯蕭該音勅宥反式客罷讓

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讓師古曰諸生疆勸我竟為豎子

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

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

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

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

○宋祁曰尉字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

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

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宋祁曰固字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



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迺殺也固

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

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

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師古曰此非受命更何為

當有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師

曰語見太何者上下之分也音扶問反今桀紂雖失

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

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

何固曰必若云如師古曰謂必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

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師古曰馬肝有毒食

言湯武為殺是背經義故以為諭也○劉敞曰知味

者不必須食馬肝言學者不必須論湯武此欲令學  
者皆置之耳  
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

言耳師古曰家人言僅隸之屬太后怒曰安得司空

城曰書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也迺使固入圈擊堯上

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迺假固利兵師古曰假給與也利兵兵

利者下固刺堯正中其心堯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

以復辜後上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

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

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及目而事固師古曰言固深憚之

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

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

蒼亦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

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

丹伏理旂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理高密太

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  
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邴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衆  
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  
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  
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師古曰燕趙間言詩者

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

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

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師古曰仲舒不能

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

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

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

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

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俗通曰食我韓公子也見戰

國策漢有食子公與王吉吉為昌邑王中尉自有傳

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

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

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

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教授九江陳

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蘇

曰漢舊儀有二郎為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

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

皆詰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下皆類此○宋孝  
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師古曰

仁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名滿意也與桓生及單次凡三人單善音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

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

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說因以為名師古曰曲臺殿

在未央宮授沛聞人通漢子方如淳曰聞人姓也梁戴德

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

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

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

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

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旂卿為博士州牧郡

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

孫榮之字也○宋祁曰景本作楊榮注同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

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

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

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

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

仲溫呂步舒師古曰遂謂名位成達者○宋祁曰遂之者當刪之字劉敞曰遂之者之字衍

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

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為符節令坐說

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

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

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

教授師古曰顯與專同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

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宋祁曰以高

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

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脩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

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彊彭祖曰凡通經

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

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為元帝少府師古

讀曰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為荊州

刺史文東平太傅徒眾尤盛雲坐為江賊拜辱命下

獄誅師古曰逢見

顏安樂字公孫○宋祁曰魯國薛人睦孟姊子也家

貧為學精力○宋祁曰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為仇家

前漢書卷八十八列傳九一中華書局聚

所殺安樂授淮陽冷豐次君師古曰冷音零淄川任公公為

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始貢禹事

羸公成於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卿至太子太

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筦路師古曰筦亦管字也○

下完音丸又音官今漢書本却作草下完風俗通姓

氏篇有管莞二姓云莞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

莞路為御史中丞即此是也又有管姓云管夷吾齊

桓佐也見論語漢有管號為西河太守今莞路是草

下完非竹下完檢風俗通乃知路為御史中丞禹授頴

來讀者多惑完檢風俗通乃知路為御史中丞禹授頴

川堂谿惠師古曰姓惠授泰山冥都師古曰冥音莫

蕭該案周禮冥都治公羊春秋當是有所注述解釋

昌宗莫歷反案都治公羊春秋當是有所注述解釋

公羊故司農云冥氏春秋之冥風俗通姓氏篇都為

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

路授孫寶為太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

為郡守九卿徒眾尤盛官至大司徒自有傳○劉敞



宮作

瑕丘江公授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

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

善屬文江公呐於口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呐古訥字上使與仲舒議

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

用董生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輯與集同於是上因尊公羊家

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

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師古曰浸漸也唯魯榮廣王孫皓

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才捷敏與公

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師古曰孟等窮屈也故好學者頗復

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師古曰姓

丁名姓字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

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

前

漢

書

卷八十八

列傳

二十一中華書局聚

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

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

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

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

秋上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為郎中戶將師古曰戶將官名解

在楊惲蓋寬饒傳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

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

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

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少府之屬官也本名居室使卒

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

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

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

侍郎申輓伊推宋顯師古曰輓音晚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

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

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

當時詔遣監議者也內謂引入議所也公議三十餘

羊家既請內許廣而使者因並內王亥也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

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師古曰周慶姓至中山太

傅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蕭該音義曰晉灼作由

章子案風俗通姓氏篇云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

由章至長沙太傅今宜作由章陽夏公案後言由是

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

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

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

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師古曰琅邪之以射策乙科

為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

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

如淳曰邛成太后親也  
內卿光祿勳治宮中

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

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爲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脩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

師古曰蕩

陰河內之縣也蕩音湯授清河張禹長子如淳曰非成帝師張禹也禹與蕭

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

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

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師古曰禹先授更始更始傳子咸

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為

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

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

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師古

曰寢漸也蕃多也滋益也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

蓋祿利之路然也師古曰言為經學者則受爵祿而獲其利所以益勸初書唯

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

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

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  
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曰雖有虛妄之說是當  
在其中故兼而存之

前漢書卷八十八

前漢書卷八十八考證

儒林傳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注師古曰  
方道也云云○臣召南按史記作詳延天下方正  
博聞之士義甚明絕當是漢書寫本脫正博二字  
而師古因曲爲之說耳

殷曰庠周曰序○史記作殷曰序周曰庠與孟子同  
郡國縣官○臣召南按史記作郡國縣道邑是也此  
文有脫誤耳縣有蠻夷曰道列侯公主所食曰邑  
謂屬於郡或國之縣及道與邑也漢時稱朝廷曰  
縣官故凡言令長不曰縣官也

而請諸能稱者注師古云云○臣召南按史記作而  
請諸不稱者罰此文祇換一不字省一罰字義遂  
不同史記言懲儆濫舉此文言登進賢才也

自魯商瞿子木云云○臣召南按史記祇云商瞿傳  
易六世至田何未嘗詳六世姓字也自橋庇子康  
至孫虞子乘皆班氏所補又田何子裝史記作子  
莊班氏當以避明帝諱而改曰裝耳

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按史記作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費直傳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按王璜溝洫志作

王橫

高相傳東郡太守翟誼○按本傳作翟義義誼古字

通用蔡義亦或作蔡誼

伏生傳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臣召南

按朝鼂二字通用據後漢書何敞傳敞之祖何比

于學尚書於錯也

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臣召南按史記但云學

者由此頗能言尚書此文似衍齊字然以上下文

推之又似齊字下脫魯字如云齊魯學者於文甚

順也

申公傳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臣召南按

千餘人史記作百餘人下文言申公弟子爲博士

者十餘人大夫郎掌故以百數則此文作千餘人

是也又按申公爲魯詩之師又爲穀梁春秋之師



故下文言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也

轅固傳履雖新必貫於足○按貫字史記作關胡母生傳弟子遂之者○臣召南按史記作仲舒弟子通者又東平嬴公史記無而廣川段仲史記作殷忠

前漢書卷八十八考證

前卷書卷八十八卷

外卷

石鼓書又東平羅公良疏無而顯川與神史

漢書卷八十八卷

漢書卷八十八卷

漢書卷八十八卷

漢書卷八十八卷

前漢書卷八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循吏傳第五十九

師古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

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師古曰帥也民作畫

一之歌師古曰謂歌曰蕭何為法講孝惠垂拱高后

女主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

殖曰滋益也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

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

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師古曰攘

也却民用彫敝姦軌不禁師古曰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

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

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

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

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

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師古曰鄉百姓益

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

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師古曰及古側字及

微賤也繇與由同以下類此興于閭閻師古曰閭里門也閭里中

也知民事之難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

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宋祁曰已各奉職而進

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

以質其言師古曰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

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

平訟理也

見師古曰訟理言所訟

與我共此者其唯良

二千石乎

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

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

○宋祁曰

越本無也

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

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

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

用之

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

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

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

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

師古曰抵至也音丁禮反

王成黃霸

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

師古曰召讀曰邵

所居民富所去

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

遺風矣

師古曰廩廩言有風采也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

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

師古曰辭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

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師古曰飭與救同遣詣京師受

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

吏以遺博士形如淳曰金馬書刀今賜計吏是也作馬

布錯其拊布舊時蜀郡工割裂財布刀也師古曰少府

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凡蜀刀有環者也

無限於書細密環也二景本據史館本改作細密者也

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師古曰郡用

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脩起學官於成都市

中師古曰學官舍也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師古曰

郊之縣非郡所治也為除更繇師古曰不令從役也更高者以

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

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每出行縣益從學官

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師古曰益多也使傳教令

出入閨閣師古曰閨閣內中小門也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

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師古曰繇

讀曰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

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

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

翁之化也師古曰文翁學堂于今猶在益州城內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

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

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師古曰謂勸勉

招懷百姓也勞音郎到反來音郎代反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

來附業也占音之瞻反治有異等之效師古曰異其賜成爵關

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

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

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

云○劉敞曰長吏守丞吏當作史郡使守丞後漢百

史皆一物也故總言郡國上計長吏守丞後漢百

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如郡丞又邊郡有丞元

與守丞連言之說不可

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也音師古曰夏以豪桀役使

徙雲陵而役使鄉里人也霸少學律令喜為吏日喜

謂愛好也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孟

音許吏反也產有罪劾免○師古曰同產謂兄弟也後復入穀沈黎

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如淳曰三輔郡得仕用他

謂尤異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師古曰輕其

高職也使領郡錢穀計出入之數也簿書正以廉稱古



曰言無所侵隱故簿 察補河東均輸長師古曰以廉

書皆正不虛謬也 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師古曰內

捷疾也 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

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

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

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

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師古曰繇而

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民間時知百姓苦

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

稱平師古曰此庭中謂廷尉之中 守丞相長史坐公

卿大議庭中師古曰大議總會議也 知長信少府夏

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師古

曰勝及霸 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隄冬

俱下廷尉

師古曰諭與諭同積三歲迺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諫大夫

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

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

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

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

有德○宋祁曰景本越本自賜車蓋時上垂意於治

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師古曰百姓皆知也太守霸為選

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師古曰太守當在為字下劉敞曰

太守字當在霸為字下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

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以贍鰥寡貧

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

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

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師古曰米鹽然霸精

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問它

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

令周密師古曰屬戒也周密不泄漏也屬音之欲反吏出不敢舍郵亭師古

止也日舍食於道旁烏攫其肉師古曰攫搏持之也攫音厥縛反○宋祁曰攫說文

九縛反也音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

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

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釐不

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

為區處師古曰區處謂分別而處置也音昌女反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

亭猪子可以祭宋祁曰猪當作猪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

如此也師古曰識記音式二反吏民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術也咸稱

神明姦人去入宅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

罰師古曰猶勤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務在成就全安

長吏蘇古曰不欲易許丞老病聾如淳曰許縣丞督郵白欲

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

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

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蘇古曰緣因也

因交代之際而棄匿簿書以盜官物也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

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

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

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

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孟康曰關西人謂補

滿為適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宋祁曰不先以聞姚本作不先聞蕭該音義適臆足也臆音相代反章

昭音詩歷反案今漢書簡字作適字注云適始歷反予謂與韋昭音同劾乏軍興連貶

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

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

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

布詔令百姓鄉化師古曰鄉讀孝子弟弟貞婦順孫

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

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

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師古曰虞書益稷

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

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

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本○宋祁曰景代

丙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

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

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鵓雀飛集丞相府蘇林

虎賁所著鵓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鵓音芬字本作

鵓此通用耳鵓雀大而色青出羗中非武賁所著也

武賁鵓色黑出上黨以其鬪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

臣首云今時俗人所謂鵓雞者也音曷非此鵓雀也

○宋祁曰注文鷓音介字本作鷓今本誤作芬並鷓

字予見徐錯本改芬為介鷓為鷓案許慎說文鷓音

古拜反鳥似鷓而色青出羌中與師古霸以為神雀

所引合徐改為允鷓是鳥聚貌非鳥名

議欲以聞敝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

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宋祁曰史當作史守丞為民興利除害

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

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

也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

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宋祁曰邵本無後字當作在後

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宋祁曰史當作史

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鷓雀者問之皆陽不知

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圖謀也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

化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

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  
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  
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  
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  
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  
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宋祁曰畏  
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師古曰廢也務相增加澆淳  
散樸師古曰不雜為淳以水澆之則散也並行偽貌有名  
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師古曰解假令京師先行  
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  
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  
非細事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  
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

守丞師古曰劬讀與勅同以下歸告二千石舉三老

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

式師古曰檢局也音居儉反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

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以正明好惡天

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

慚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

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

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師古曰左

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亡冤

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

將相事自在朕也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

曰具知其材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

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



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

薨諡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為大司馬師古曰史著此

者亦言霸奏高為太尉適事宜也霸子思侯賞嗣為關都尉薨子忠

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迺絕子孫

為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徼師古曰游徼主

徼巡盜賊者也與善相人者共載出師古曰乘車見一婦人相者

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

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

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

不苛以愛利為行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存問

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

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

為大司農為人淳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

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

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師古曰茂善也此誠忠臣竭思

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師古曰直讀曰值匈臆約

結固亡奇也師古曰約屈也雖有亦安所施師古曰郡無足言在遠

○宋祁曰注文舊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師古曰

故云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穰歲豐

穰音攘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

後進蘇林曰魏無知也韋昭曰無知字也師古曰倩

次下非也譬猶謂汲黯為汲黯豈字直乎且韓信雖

奇賴蕭公而後信師古曰信謂為君上所信任也故

事各達其時之英俊○宋祁曰若必伊尹呂望而後

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師古曰言能自達也邑感敞言

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

賜以共九族鄉黨師古曰共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

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

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師古曰餽與饋同○宋可

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師古曰離亦遭其賜邑子

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師古曰屬音之

反欲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

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蒸嘗之祭及死其子葬之

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

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

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

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

泣蹇蹇亡已也師古曰蹇蹇不阿順意也面刺王過王至

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古媿字媿辱也及國中皆

畏憚焉師古曰王及國人皆憚之王嘗久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

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邾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

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

愚王辟左右師古曰閉音闕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

為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

得王所為擬於桀紂也師古曰擬比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

其諛諛嘗與寢處師古曰悅唯得所言以至於是師古

日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上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

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

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迺

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久

之宮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爲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

師古曰謂新居喪服

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

流驅馳東西所爲諄道

師古曰諄也音布內反

古制寬大臣有

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

故相宜極諫爭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

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

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位久

之勃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

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次者

二千

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

爲勃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

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勃海廢亂朕甚憂之

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

霑聖化音頻又音賓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

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音猶言初

生幼小之意也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音勝謂以

積水曰潢音黃上聞遂對甚說音說答曰

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

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

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

乘傳至勃海界音張戀反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

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

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音鉤鑣也持兵者迺為盜

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音罷讀曰

疲言為盜賊久心亦疲厭○劉奉世曰盜賊與劫略相隨史以為二事故前云盜賊亦皆罷後云劫略者皆罷故解為疲字乃非遂功矣但如字讀之文意自

通勃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

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迺開倉

廩假貧民師古曰假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

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

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蠶五十本葱一畦韭師古曰每

此種也家二母彘五雞師古曰每一家則如此養之也民有帶持刀劍

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

得不趨田畝師古曰趨趨也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

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師古曰芡芡也勞來勸勉也畜讀曰

蓄芡音儉勞音盧到反來音盧代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

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王生素著酒亡節

度不可使師古曰嗜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

酒不視太守師古曰嗜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

呼曰師古曰呼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師古

曰還也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勃海君不可有所

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

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

讀古曰悅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

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

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師古曰共音居用反為

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師古曰以

也  
於官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讀古曰邵以明經甲



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

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

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

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

亭師古曰言休息之時皆在野次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師古曰闕所

音下更反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師古曰闕所

以廣漑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

有餘師古曰畜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師古曰言用

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

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

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師古曰示其化大行

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

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

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

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

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

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

減過太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師古曰廡

周室也茹音人廡反廡音舞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師古曰難

火蓄火也蘊音於云反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

宜以奉供養及宅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

師古曰素所費者今皆省也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

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師古曰百辟百官蜀郡以文翁九江

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

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前漢書卷八十九

前漢書卷八十九考證

循吏傳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注師古曰帥遵也○

臣召南按帥是率先之意顏注非也

文翁傳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臣召南按蜀志秦宓曰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然則相如卽文翁所拔以爲蜀人師者其語與地理志所云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者正合但此傳及相如傳並無明文

文翁之化也注師古曰文翁學堂於今猶在益州城內○臣召南按文翁學堂卽石室講堂也水經注曰文翁爲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後守更增二石室顏有意益州學館記曰華陽國志文翁講堂石室一名玉堂安帝初間烈火爲災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暎於玉堂東更造一

石室爲周公禮殿唐志有益州文翁學堂圖一卷黃霸傳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臣召南按此總計孝宣朝名相而言霸前不及丙魏後不及定國也

定國爲相實在霸後

君何越職而舉之○胡三省曰丞相職總百官進賢退不肖霸薦史高以爲所薦非其人可也以爲越職則不可也蓋自武帝以來丞相之失其職也久矣臣召南按自武帝以後外廷之官統于丞相中朝之官統于大司馬霸以丞相而舉史高堪大司馬故以越職責之

朱邑傳少時爲舒桐鄉嗇夫○按鄉吏之有秩者曰三老曰嗇夫曰游徼嗇夫職聽訟獄收賦稅龔遂傳拜爲水衡都尉○臣召南按公卿表遂以地節四年爲水衡都尉卽朱邑以北海太守入爲大司農之歲也

召信臣傳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臣召南按提應作堤又按信臣於南陽水利無所不興其最鉅者鉗盧陂六門塢並在穰縣之南灌溉穰新野昆陽三縣後漢杜詩修其故迹民有召父杜母之歌晉杜預復其遺規地有二十九陂之利故讀後書晉

書及水經注通典而嘆信臣功在南陽並於蜀李  
冰鄴史起也顏注太略

前漢書卷八十九考證

前

漢

書

卷八十九考證

二一中華書局聚

珍做宋版印

前漢書卷九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酷吏傳第六十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

不耻於惡化以德禮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老氏

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

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下德之言也上德體合

喪之法令繁則巧詐益起故多盜賊信哉是言也法

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師古曰言為治

而法令非昔天下之罔嘗密矣謂秦時然姦軌愈起

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於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

前漢書卷九十 列傳 一中華書局聚

敗不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師古曰言迫急本做不除則

振救也其未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師古曰惡難正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

於何也媮言道德者溺於職矣師古曰溺謂沉故曰苟且也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訟猶凡入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

經之言也大道玄深非其所及故致笑也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

瑀而為樸孟康曰觚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偽而務敦厚也瑀謂刻鏤也字與雕

同號為罔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其疏也而吏治蒸蒸不至

於姦師古曰蒸蒸之貌也黎民艾安師古曰艾黎衆也艾由是

觀之在彼不在此師古曰言不嚴酷也高后時酷吏獨有侯

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師古曰轢謂陵踐也音來的反

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師古曰夷除也孝景時鼂錯以刻

深頗用術輔其資師古曰資材也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



卒被戮師古曰卒終也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倫師古曰郅音之反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

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師古曰賈

姬即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者野彘入廁上目都師古曰動目以使也

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

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

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

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

猶應劭曰閻音馬閻眼之閻師古曰音閑宋祁曰姚本刪義曰案爾雅馬一目白曰閻音閑

注中一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守至

則誅閻氏首惡餘皆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也居歲餘

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太府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

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

所聽常稱曰己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

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居也師古曰居

怠傲讀與倨同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

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

曰蒼鷹師古曰言其驚擊之甚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師古曰簿

也音步戶反書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師古曰

簡牘故筆用刀焉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

予臨江王師古曰同間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

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也師古曰謂構成其罪

亦都免歸家景帝迺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師古曰就

之家拜便道之官師古曰不令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

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

為偶人象都師古曰以木為人象令騎馳射莫能中

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漢法景帝曰都忠

臣欲釋之師古曰釋置也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

臣乎於是斬都也宋祁曰傳末也字當刪

竇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少吏宋

祁曰淳化本越本少作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

急如束溼師古曰溼物則易東操音千高反猾賊任

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

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

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久之都死後長安左

右宗室多犯法師古曰長安左上召成為中尉其治

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人皆惴恐師古曰惴

人皆戰恐也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

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

為不復收如淳曰以刑極重刑將不復見收用也 迺解脫

詐刻傳出關歸家師古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音張戀反稱

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師古曰賈謂販

賣之迺賁賁田千餘頃師古曰賁賁得反 假貧民役

使數千家師古曰假謂雇賃也 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為任俠

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

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師古曰封為周陽侯 故因氏焉

師古曰遂改趙姓而為周陽也 由以宗家任為郎事文帝景帝時由

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修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

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師古

曰撓亦屈曲也音女教反 所居郡必夷其豪師古曰平除之○宋

字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為

伎師古曰韋昭曰伎音洎字書之伎反 司馬安之文惡

孟康曰以文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古師

由故同車之馮車中所馮者不均敵也馮讀曰凭○讓

宋祁曰茵亦作鞞霍光傳作後由為河東都尉與其

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屠古曰勝屠公當抵罪議

不受刑自殺○劉敞曰而由弃市自甯成周陽由之

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師古曰大

趙禹繫人也師古曰繫讀曰郤以佐史補中都官師

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

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師古

刻足言無入能勝之者然文深應劭曰禹

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

前漢書卷九十列傳四一中華書局聚

史上以為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

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禹為人廉裾師古曰裾亦傲也讀與倨

同為史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師古曰造音千到反禹終

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曰報公卿以此意告

報謝當屬上句言公卿造請禹而禹終不詰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

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師古曰不見知者無所搜求也嘗中廢已為

廷尉始條侯以禹賊深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

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王温舒

等後起治峻禹禹以老徙為燕相上當有先字數

歲諄亂有罪免歸師古曰諄惑也諄音布內反後十餘年

以壽卒於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

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師古曰武帝母太后問

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宋祁曰校本改時

作太后迺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孟康曰姁縱姊名也師古

音熙主反韋昭音同蕭該音義曰姁補上黨郡中令治

敢往少温籍言服虔曰敢行暴虐之政師古曰少温籍言無所容也温音於問反籍音才夜

反縣無逋事師古曰逋亡也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

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

中師古曰修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名也讀曰仲上以為能遷為河

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

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音師古曰悍敢深入有功

封為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

曰師古曰公孫弘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宋祁曰甯成為濟

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迺拜成為

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蘇林曰稅音伐閱之閱李

奇曰肆閱也師古號曰寧見乳虎無直寧成之怒師古

曰肆音弋二反常故以喻也直讀曰值一曰直當其暴如此義縱自

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至關寧成

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桉寧氏破碎其

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師古曰孔氏

豪猾者劉敞曰南吏民重足一迹陽屬下句而平氏朱彊杜衍

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師古曰平氏杜遷為廷尉

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

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

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

服虔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

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

以為解脫死罪盡殺之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

曰奏請得報而論殺○劉敞曰縱掩定襄獄一切捕

鞠而云是日皆報殺則非奏請報可之報矣然則以



論決郡中不寒而栗師古曰百姓有為報師古曰百姓有者今畏縱之嚴反為吏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

耳目助治公務以自效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師古曰言

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師古曰言民為姦

京師尤甚迺以縱為右內史王温舒為中尉温舒至

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師古曰言温舒雖

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

取晉灼曰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閹奉

以惡用矣師古曰閹奉以嚴惡之故而縱廉其治效

郵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師古曰已為

久病既得愈而忽然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行

此道乎銜之師古曰銜含也包至冬楊可方受告緡

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

前漢書卷九十一列傳六十一中華書局聚

治以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

死詔書沮已成之事也師古曰閣弃縱市後一歲張湯亦

王温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椎音直追反

從其字木已而試縣亭長師古曰試補也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

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

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豪傑而

也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為吏皆把其陰重罪師古曰把

馬音布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縱放也督察視也快其意所欲得此

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温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

法謂行法也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師古曰避回謂不盡

反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

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

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

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今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

內至長安師古曰以私馬於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

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

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師古曰以臧致罪者既沒入之

也主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師古曰天

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流河內皆怪其

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

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温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

展一月足吾事矣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其好殺行

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

河內師古曰放依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

也取吏好猜疑作河內則揚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

等師古曰此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師古曰言

不得恣其酷暴○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

齊為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宅

昏昏不辯師古曰言為餘官則心意至於中尉則心

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吏苛察

淫惡少年投鉅購告言姦師古曰鉅所以受投書置

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也置伯及

溫舒多諂善事有執者即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

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師古曰謂不居

舞文巧請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師古曰弄法為巧而

諷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

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師古曰大氏大歸也靡碎

反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師古曰言其殘暴

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執者為遊聲譽稱

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師古曰謂權貴之家所擁

温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師古曰不當天子坐以

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

尉脫卒得數萬人作師古曰覆校脫漏未為上說師古

曰說讀拜為少府徙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

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孟

曰發兵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

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師古曰員騎騎

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

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

族乎師古曰温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也温舒死家索千金師古

曰索古

尹齊東郡荏平人也師古曰荏音仕疑反○宋祁曰

章昭音繼字林曰荏草亦盛也

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

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寧成上

以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彊少文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

石之為也師古曰石之為也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師古曰惡吏不能

肯為用獨善吏在師古曰以故事多廢抵罪以故事多廢抵罪師古曰以職事

故不能治事也師古曰以職事後復為淮陽都尉王温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

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

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

出錢穀為之師古曰所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

謂武功賞官以寵戰士師古曰所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

○宋祁曰越關東治放尹齊韋昭曰放依以敢擊行

師古曰果敢搏擊師古曰果敢搏而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

為其伐前勞謂矜恃也以書勅責之曰將軍之功獨

有先破石門尋陜也○宋祁曰陜中險地名非有斬將

騫旗之實也同騫拔取之也烏足以驕人哉師古曰

也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虞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

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

相也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

也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

不置酒○宋祁曰歲字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

請乘傳行塞師古曰傳音張戀因用歸家懷銀黃垂

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銀黃也黃金印也

三軍并將梁侯三印故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師古曰

思妻妾也解謂自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

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孟康曰僕嘗為將請官

數百也師古曰賈讀曰價○宋祁曰武庫日出兵而

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師古曰受詔不至蘭池

宮如淳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在渭城明日又不對假令

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

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

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宋祁曰死字

與王温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

為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為庶人病死

咸宣楊人也師古曰咸音減省以佐史給事河東守

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師古曰將軍衛青克見宣無

害言上徵為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宋祁

本為御史中丞刊誤據史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

所以徵文深詆殺者甚眾師古曰稱為敢決疑數廢



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師古曰幾音鉅依反王温舒

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師古曰米鹽細雜也事小大

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

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為小治辯然獨宣以

小治大能自行之難以為經師古曰經常也中廢為

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

吏卒師古曰郿扶風縣也音媚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

射中苑門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宣下吏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

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

盡效王温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師古曰滋亦益也

也南陽有梅免百政師古曰梅百皆姓也楚有段中杜少師古曰中

讀曰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鄧展曰延篤讀

堅曰甄城字書已先反近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

取庫兵釋死罪師古曰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

檄告縣趨具食師古曰趨讀曰促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

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

師古曰出為使者督察也猶弗能禁師古曰禁音居禽反乃使光祿大夫范

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

兵以興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

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迺頗

得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

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

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也曰沈藏匿也命亡逃

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

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

府府亦使不言孟康曰縣有盜賊府亦并坐使縣不

言言之也師古曰府郡府也累音力瑞

反韋昭曰負系及府府亦使其不言也故盜賊滯多滯古曰上下相為

匿以避文法焉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師古曰京北鄭縣即今之華州以郎為天水

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為治郡國盜賊並起

遷廣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

倩等謀反師古曰倩音干見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

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

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

圍師古曰陳留圍縣圍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

害與廐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為

當塗侯德輟陽侯輟音僚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

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

女欲不貴矣師古曰言汝意欲歸不吾今貴汝謂賜之爵也○宋祁曰不字當有音疑注脫

女鄉名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師古曰遺音弋季反

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明連

禽大姦徵入爲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爲淮陽太

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

後出爲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義爲御史

大夫以前爲馮翊與議定策師古曰與讀曰豫○宋祁曰爲字下當有左字

封昌水侯歲餘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

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

既出不至質服虔曰質所期處也○宋祁曰韋昭引日所期約誓地蕭該音義質音贊音引

軍空還下太守杜延年簿責師古曰簿音步○宋祁曰姚本反○

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爲淮陽守淮一作祁曰

姚本改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爲

陽陵縣○宋祁曰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

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

為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為大司農會

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

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廷叱羣臣師古曰止於朝矣

言廷爭矣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

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

積貯炭葦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

本而貯此物也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師古曰方上謂擴

倉猝其事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

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師古曰疾速也非民臣所當為請沒

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

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儗師古曰一乘為一兩儗謂賃之與雇直也音子

就反○宋祁曰服虔曰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

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儻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

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

盜三千萬不道○宋祁曰劉云延年未嘗有酷烈聲

勇過雋不疑至詐增儻直是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

為道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也延年抵曰師古曰抵拒

反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師古曰延將軍嘗給事莫

也云然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師古曰既無實

治盡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

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

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自謂乞與之也

乞本作自之徐鍇改自作丐今詳注云自謂願以愚言

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

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

至今病悸師古曰悸心中喘息曰悸音水季反謝田大

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

家通理也光忿其拒諱故不佑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

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

背乎即閉閣獨居齊舍師古曰齊讀曰齋偏袒持刀東西步

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晉灼曰使

師古曰刎謂斷頸也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

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

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

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宋祁曰

有主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

田延年持兵干屬車

師古曰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音之欲反

大司農

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

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

年闡內罪人法至死

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師古曰覆反也

反以此事劾之

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

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為掾宣帝

識之

張晏曰識其前

拜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

為丞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

延壽請延年為長史從軍敗西羌還為涿郡太守時

郡比得不能太守

師古曰比類也○宋祁還字下當有遷字

涿人畢野

白等由是廢亂

師古曰廢公

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

日兩高氏各以所

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

師古曰牾

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



盜賊師古曰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師古曰

也漸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

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

將也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心內懼即為兩劾

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

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

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

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師古曰吏皆股弁師古曰

謂撫手也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

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

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斂也屏氣而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

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

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師古曰飾文衆人所謂當

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違也

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

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幡延年為人短小精

悍敏捷於事師古曰悍勁也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

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師古曰鄉讀曰

嚮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

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

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

囚會論府上師古曰總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

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令行禁止郡中正清是時張

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

聞延年用刑刻急迺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

上觀下獲應劭曰韓盧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曰言良犬之取菟仰觀人主之意而獲之

喻不妄殺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

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也二周東西周君國也咽音一千反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師古曰莠也苗粟誘苗也莠音誘

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師古曰婁古屢字鳳皇下上

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

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頻二反心內不

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

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宋祁曰府丞義當作府丞狐義義又道司

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

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師古曰作此倉壽昌安得擅此以為權乎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

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應劭曰符竹使符也臧在符節臺欲有所拜召治書御史

符節令發符下太尉也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

太守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

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丞言古曰與又延年察

獄史廉有臧不入身而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為廉

越也宋祁曰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

舉人者矣師古曰言己濫被貶秩丞義年老頗悖師古

悖音思惑亂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

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

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師古曰上

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

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師古曰結坐

怨望非謗政治不道弃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

延年臘師古曰建丑之月為臘祭到雒陽適見報囚

師古曰奏報行決也○劉攽曰檢尋前後直謂斷決

囚為報爾非奏得報也如今有司書囚罪長吏判斷准

謂報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

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

之因數責延年師古曰數音所具反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

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師古

曰願反也乘因也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

頓首謝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

曰臘及正歲禮畢也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

曰言多殺入者己亦當死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師古曰言素意

不自謂如此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師古曰言待其喪至也遂

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

不賢知其母師古曰稱其賢智也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

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師古曰二千石故總云萬石次弟

前漢書卷九十一列傳六十一中華書局聚

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

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徒為頻陽

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

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

鄧展曰紅陽姓長仲字也如淳曰紅陽南陽縣也長

姓仲字也師古曰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今書長

紅字或作張者非也後人所改耳一日而北地大豪浩

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或作二往來

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

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賂報讎

師古曰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賂當作財相與探丸為彈師古

曰為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

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師古曰其黨與有為吏及它

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師古曰枹

擊鼓椎也音孚其字從木○蕭該音義曰字林曰枹擊鼓柄音浮賞以三輔高第選

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脩治長安獄穿地

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令

也致讀如本字又音綴令音零辟音避歷反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

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師古曰伍

伍之入也同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師古曰惡

母教命者○宋祁曰注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

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師古曰凶服危險之

籍記為名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

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羣盜師古曰飲音於賞

親閱見十置一師古曰置放也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

為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瘞

寺門桓東如淳曰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

板貫柱四出如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

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

○宋祁曰桓徐錯改作垣垣非是蕭該音義作寺門外

垣東又云今漢書多作垣字蓋後人多知墻垣不知

桓表當從桓劉攽著其姓名師古曰揭也椽也

斂曰便讀如篋揭著其姓名處而書死者名也

字音竭並從木音弋百日後迺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

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

東少年場師古曰諒信也葬反賞所置皆其魁宿師古曰魁根本

字合韻音子郎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

師古曰財與纒同皆賞其罪師古曰詭令立功以自贖師古

責也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姦  
惡甚於凡吏師古曰嗜者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  
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



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  
南山羣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  
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  
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  
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  
貪汙坐臧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  
尹皆尙威嚴有治辯名

贊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爲聲然都抗直引是非  
爭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

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  
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

通○宋祁曰李奇阿音烏蕭該  
案漢書作阿媚人主者傳寫誤時辯當否國家賴其

便趙禹据法守正師古曰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張

湯死後罔密事叢師古曰叢  
謂衆也滯以耗廢師古曰滯漸  
也耗亂也音

莫報反

九卿奉職救過不給給師古曰何暇論繩墨之外

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

紀者也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師古曰謂有儀其汙者

方略教道壹切禁姦師古曰汙導亦質有文武焉雖

酷稱其位矣師古曰亦字下當有皆字宋湯周子孫貴

盛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酷吏之篇也

前漢書卷九十

前漢書卷九十考證

酷吏傳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注師古曰媮苟且也

○臣宗萬按媮快史記作愉快此文媮字卽愉字意顏以苟且解之於義不順

言道德者溺于職矣○史記作溺其職矣

郵都傳河東大陽人也○臣召南按史記但曰楊入也據地理志楊縣與大陽縣並屬河東郡似此文誤楊爲陽因遂衍大字

甯成傳爲少吏必陵其長吏○臣召南按少吏南本作小吏非也少吏自與長吏對言漢制縣令長及

丞尉二百石以上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爲少吏武紀元光六年詔曰少吏犯禁卽此

少吏也

義縱傳以捕按太后外孫修成子中○按史記作修成君子仲但以外戚傳證之時本號曰修成子仲則不必有君字也

楊僕傳使督盜賊關東○按關東屬上句宋本誤置



前漢書卷九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貨殖傳第六十一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阜隸抱關

擊柝者

師古曰阜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

柝音吐

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

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

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師古曰衍謂地平衍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

原下溼曰隰○宋祁曰注文地字下疑有形字下沃

疑作 教民樹種畜養

師古曰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

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

師古曰藿亂也即今之菽也

音五宦反 菽音敵

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

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師古曰禮記月令云

季乃伐薪為炭黃豺獾未祭置網不布於壑澤師古曰禮

獵月令孟春之月獾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

置兔網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師古曰隼亦鷩

也隳者也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師古曰隼亦鷩

遂骨反音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剗藥澤不伐天

木之剗古槎字也槎邪所木也藥斨之也此天謂草

枝也義與天相對宋禘讀如牙藥音五葛反天謂草

麇卵咸有常禁也月令孟春之月毋殺孩蟲毋麇鳥卵

也蕃音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師古曰穡然後四民

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

易事交利而俱贍師古曰言以其所有非有徵發期

易事交利而俱贍師古曰言以其所有非有徵發期

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師古曰泰卦象辭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

衆庶也左右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

聖人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備物致用謂備取百物而

立成功致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

用成器士相與言仁誼於間宴師古曰間工相與議技

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

者云因井而為市其義非也說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壘

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

不移易○宋祁曰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

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

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

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是

前漢書卷九十一列傳一中華書局聚

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

德

師古曰道讀曰導

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

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

師古

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偽也

及周室衰禮法墮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

師古曰桷椽也楹柱也節栒也山刻為山

形也梲侏儒柱也藻謂刻鏤為水藻之文也刻桷丹楹魯桓宮也山節藻梲臧文仲也○宋祁曰注文椽

字疑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

師古曰八佾舞於庭謂季氏也以雍樂徹於食三

家則然事見論語

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

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

文之後

師古曰齊桓晉文也

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

俗者欲不制僭差亡極

師古曰者讀曰瞿其下並同極止也

於是商通

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

而取世資

師古曰追逐也

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



利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師古曰

守其人也。劉敞曰：圍讀如禦入於國。東門之禦。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

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

者短褐不完哈菽飲水師古曰：短布長襦也。褐編象衣也。經音豎。哈亦含字也。菽

也。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

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

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

無限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孟康曰

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

種蠡為首。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之師也。焉有如此

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

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一號計研，故戲寶曰：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

通尤喜計算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

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

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

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宋祁曰注文

故戲寶當作計然曰知鬪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

故答寶戲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形顯見故旱則資舟水則

資車物之理也師古曰早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

利也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疆吳

刷會稽之恥師古曰刷謂拭除范蠡歎曰計然之策

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迺乘扁舟

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

而可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之

陶為朱公孟康曰陶即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

貨物所交易也迺治產積居與時逐孟康曰逐時而

貨物與時而逐利而不責於人屬下句治產治凡可

此說非也言豫居而逐利而不責於人屬下句治產治凡可

以生息者積居積貯成物居停之與時逐而不責故  
於人言此兩事自與天時馳逐無求責於人也  
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  
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修業而息之  
師古曰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發貯

鬻財曹魯之間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七十子之

徒賜最為饒師古曰言於富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

陋巷師古曰簞食飯也瓢瓠勺也一簞之飯

反○宋祁曰注文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

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亢禮師古曰為然孔子

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

貨殖焉意則屢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顏回

子贛不受教命惟財是殖億度是非

幸而中耳意讀曰億中音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  
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  
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驚鳥之發故  
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  
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  
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  
生者祖白圭師古曰祖始也以  
其法為本始也

猗頓用鹽鹽起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  
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音古池邯

鄆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師古曰  
埒等也

烏氏羸畜牧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羸  
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及眾斥賣

求奇繒物間獻戎王師古曰避  
時之禁故

戎王十倍其償宋祁曰償字  
○當有價字予畜畜至

用谷量牛馬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  
筭故以山谷多少言之秦始皇令羸

師古曰畜牧蕃盛其  
數多則出而賣之也

同間隙私

遺戎王

時之禁故

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師古曰與讀曰

巴寡婦清師古曰以其行清也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

世師古曰丹砂也穴家亦不訾師古曰言資財衆

反移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

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

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

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

衡師古曰更音工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蹏

孟康曰蹏五匹也牛千蹏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

也師古曰蹏古蹄字牛千蹏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

言千者舉成數也○宋祁曰牛千蹏角越本作牛蹏

角千足羊師古曰凡言千足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

魚波師古曰波讀曰陂言有大陂養魚一歲收千石

失之 **山居千章之菽** 孟康曰菽任方章者千枚也師

表菽即楸樹字也其下並同也○宋祁曰注文浙本

百官公卿表句下有菽不在山明矣六字刪樹字兩

字也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

**北** 字也 **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菽** 師古曰滎亦水名濟水所

溢作也即今所謂滎澤也 **陳** **夏千畝黍** 淮師古曰陳陳縣而取其汁夏音

音 **齊魯千** **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

**畝** **鐘之田** 孟康曰一鐘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鐘

者凡千畝也○宋祁曰注文師古曰一畝當有

言 **若千畝** **卮茜** 孟康曰茜草卮子可用染 **千畦薑韭**

畦音攜 **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農不**

**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

**之資也** 師古曰言其 **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 師古曰

釀酒 **醯醬千瓠** 師古曰瓠長頭鬢也受十升瓠音胡雙

字當作江字雙 **漿千儋** 孟康曰儋也師古曰儋人

反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鐘師古曰謂常薪橐千車

舡長千丈師古曰丈數積也木千章竹竿萬个孟康曰个

个師古注曰个讀曰箇箇有也車百乘師古曰輕小之

弋昭反音牛車千兩師古曰其車一乘曰一兩謂之木

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斤孟康曰三十鈞素木鐵器若卮

茜千石孟康曰百二十斤馬蹏噉千師古曰噉口也

指千孟康曰口鈞反音江牛千足羊彘千雙師古曰豕童手

者曰指千則謂人百巧技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

文采千匹師古曰帛之有文者曰縵采荅布皮革千石孟康曰

耳非白疊也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

黍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大斗蘗麴鹽鼓千合

斛量之多少等亦為合稱之輕重齊偶之為合鹽鼓則斗

前漢書卷九十一列傳六中華書局聚

荆沔之俗賣鹽者不曉迺各一升則各為裹而相隨

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迺各一升則各為裹而相隨

失之遠矣鮐鯨千斤而不知音矣鮐鯨鮐鯨鮐鯨

音普各反不著鹽而乾反也鮐鯨鮐鯨鮐鯨鮐鯨

非也焮室乾之即耳鄭康成以爲鮐鯨鮐鯨鮐鯨

耳而焮室乾者本不臭也焮音蒲北反鮐鯨鮐鯨鮐鯨

者三之師千石曰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貂貴故計

實也子貸金錢千貫節駟儉孟康曰節物貴賤也謂

之也家也師古曰儉音子明反儉音工外貪賈三之

廉賈五之得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

故十得五也○劉敞曰貪賈務賒貸仍取厚利常多

亡失故謂子貸取息也貪賈取利未嘗亡失故五分取息亦比

一分廉賈則五分取一耳所謂歲萬息二千也



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

夫妻推輦行師古曰步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

近處處葭萌師古曰縣名地理唯卓氏曰此地陜薄

吾聞嶧山之下沃壑下有跋鴟至死不饑孟康曰跋音躡水鄉

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漑師古曰孟說非也跋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汶山

芋郡如蹲鴟也大民工作布易買乃求遠遷致之臨邛

大熹即鐵山鼓鑄師古曰運籌筭買滇蜀民師古曰

於滇蜀之間也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

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魑結民富埒卓氏師古曰魑

結西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利於其人也埒等也魑音直追反結讀曰髻程卓既衰至成

哀間成都羅哀訾至鉅萬初哀賈京師隨身數千百

萬

師古曰言其自有

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疆力石

氏訾次如苴

孟康曰平陵如氏苴氏也石氏勤力故

力謂羅衰耳訾次如苴音側于反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

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

師古曰謂王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師古曰

反戴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師古曰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

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

間公子之名師古曰間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

性行有似之也然其贏得過當瘡於熾師古曰瘡

勝也熾細也畜愛也言其於利雖不汲汲苟得然

所獲贏餘多於細者也熾與熾同下云周人既熾

義亦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

自父兄子弟約頻有拾印有取師古曰頻古俯字也

鉅細好惡也○宋祁曰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注末也字上當有者字

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師古曰刁音紹閒姓閒桀黠

奴人之所患唯刁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

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

曰寧爵無刁孟康曰刁閒能畜豪奴或去作民有連車騎

無將止為刁氏作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刁無乎無發聲助也

閒既衰至成哀間臨淄姓偉訾五千萬師古曰姓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

○宋祁曰尤舊本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作光姚改作尤

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賈孟康曰謂街巷居民

在此諸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雒陽之地居在諸

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

多得利不憚久行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

致十千萬師古曰十萬即萬萬也言其財師史既

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

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師古曰

者言用卜式東郭咸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孟康曰若今吏督租穀

曰於京師四方諸道督其租耳道者非謂上道也師古

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

疏所稱細柳倉也為倉秦之敗也豪傑爭取金玉任

氏獨窖倉粟師古曰取倉粟而窖楚漢相距滎陽民

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

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

賈任氏獨取貴師古曰言其居買之物不計善富者

數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然任公家約非

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師古曰任

公任氏之父也言家為此私約也以此為閭里率

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

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孟康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

此說非也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

桃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鍾計者不論斗斛

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者其饒多也○劉攽

曰顏說未盡塞之斥也公私皆有費用故橋桃得以

致富豈謂待廣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

軍旅齎資子錢家師古曰行者須齎糧而出於子錢

反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毋鹽氏出

捐千金貸師古曰貸謂假與之音吐戴反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

歲之中則毋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商大

賈大氏盡諸田師古曰抵歸也田牆田蘭韋家栗氏安

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

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

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師古曰王君房

王孫大卿賣豉亦致高訾訾讀與資同高訾謂多資財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

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市

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

民兼業顓利師古曰顓與專同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

不可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

為州中第一也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隃侈

質氏以洒削而鼎食服虔曰治刀劍者二說皆非也

洒濯也削謂刀劍室也謂入有刀劍削故惡者主為

洒刷之去其垢穢更飾令新也洒音先禮反削音先

反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

暴使燥是也師古曰燔音似廉反坊音蒲頓反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

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

孔齊之刁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

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謂師古曰錮亦皆陷

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富師古曰搏

掩襲取人錢之屬也搏字或作博一說博六曲叔稽發

雍樂成之徒師古曰姓雍名樂成也稽音工奚反猶復齒列

師古曰身爲罪惡尚復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前漢書卷九十一





前漢書卷九十一考證

貨殖傳昔粵王勾踐云云○臣召南按范蠡子貢白圭猗頓烏氏巴寡婦清其人皆在漢以前不應與程卓諸人並列此則沿襲史記本文未及刊除者也劉知幾每譏班氏失於裁斷此亦其彰彰者

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菽○史記作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菽又漿千儋史記作千甌又穀糴千鍾史記作販穀糴千鍾又木器麥者千枚史記作木器麥者又馬蹏噉千史記作蹏噉千

麥千大斗○顧炎武曰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龕貨耳臣召南按史記但云麥千斗無大字又麩麩鹽豉千合史記作千甌徐廣曰甌音貽瓦器受斗六升又甌鮑千鈞史記作甌千石鮑千鈞

羔羊裘千石○顧炎武曰變皮言石亦互文也臣召南按顏注謂狐貂貴故言皮羔羊賤故言石其說甚確蓋非互文

爲平陵石氏持錢○顧炎武曰持錢猶今人言掌財

也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丙氏史記作曹邴氏

安陵杜氏○臣召南按史記作安陵杜杜氏言安陵

縣及杜縣之杜氏皆富也

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云云○秦楊史記作秦陽

又翁伯史記作雍伯又質氏史記作邳氏又曲叔

史記作田叔又稽發史記作桓發

前漢書卷九十一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游俠傳第六十二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

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

得其所欲也覬音冀覦音踰又音諭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古師

謂權不移於下也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

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

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

陪臣執命師古曰齊桓晉文周陵夷至於戰國合從

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是列國

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

讀與由同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皆藉王公之執競

趙勝孟嘗君田文春申君黃歇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

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

而取狐白裘也○宋康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

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信陵無忌竊

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趙相平原君告急

於無忌無忌因如姬以竊兵符矯魏信侯命代晉鄙

為將而令朱亥鎚殺晉鄙遂率兵救趙秦兵以卻而

全趙得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搯擊而游談者以四

豪為稱首師古曰搯捉持也擊古手腕字也於是背

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

疏闊未之匡改也師古曰匡正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

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

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

悔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

擊之斷纓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仇牧宋

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手劍而叱之

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于門闔言游俠之徒自許節

操同於季路仇牧○宋祁曰一有也字邵本無姚本

刪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載曾

志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

禁而反正乎師古曰視讀曰繇繇讀曰由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

臯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夫四

豪者又六國之臯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

竊殺生之權其臯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温良泛愛振

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

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

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

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  
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  
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魁者  
斗之所用盛

而杓之本也故言  
根本者皆云魁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

聞所臧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

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  
曰飲沒也謂不稱顯○劉奉世曰飲

其德飲字當蒙不字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諸  
飲言不飲有其德宋祁曰注文顯字下當有也字

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

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鞣牛晉灼曰鞣鞣掘也  
鞣牛小牛也師古

曰鞣重挽也音工  
豆反晉說是也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師古曰趨  
讀曰趣趣

也向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

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

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

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

反戀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

知其無能為已師古曰已語終辭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

一敵國云宋祁曰浙本無軍字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

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

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師古曰符

離沛郡之縣也是時濟南睢氏陳周膚亦以豪聞師古曰景

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翟

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姓韓

名母辟陽翟屬潁川陝即今陝州陝縣也薛況寒孺皆人姓名也辟讀曰避

郭解河內軹人也師古曰軹音只温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

前漢書卷九十一列傳三中華書局聚

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性沉靜而勇悍不飲

酒少時陰賊感槩師古曰陰賊者感意氣而懷賊害之意也不

快意所殺甚衆以軀藉友報仇師古曰藉謂借也臧

命作姦剽攻謂師古曰臧命臧亡音匹也剽劫也攻

盜亦不甚豪矣然剽是耳何因知其是穿窬也穿窬而

害二者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曰鑄錢發冢也不可勝數

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

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師古曰

好喜為此名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謂舉救也

矜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略反

心本猶言本心也睚音崖眦音漬睚眦而少年慕其行

亦輒為報讎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執師古曰與

人飲使之酌非其任疆灌之師古曰盡爵乃疆灌



之故怨怒也醜音于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

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伯解字也棄其尸道

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伺問之也賊窘

自歸師古曰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

遂去其賊師古曰去者遣之令去而已何必除罪擗

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猶重也

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

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師古

言村舍屋猶今人也彼何辜乃陰請尉吏曰是人吾所重

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為踐更之卒也脫音每至

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次當怪之問其故

解使脫之箕踞者迺肉袒謝辜少年聞之愈益慕解

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以十數終不

聽師古曰居中間為道地和輯之而不見許也客迺見解解夜見仇家仇

家曲聽師古曰曲屈從其言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閒多

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柰何從宅縣奪人邑賢大夫

權乎迺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

居間迺聽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休待洛陽豪更言之迺從其言也解為人短小

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騎自隨也不敢乘車入其縣庭

師古曰所屬之縣也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如淳曰事

可為免出者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滿也音一瞻反然後迺

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

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師古曰舍

止也言解多藏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及命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人居止而養之及

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師古曰中充也言訾財不充合徙之數也中音竹仲

亦反其下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

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為之言

是為其所使也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

縣掾鬲之師古曰鬲塞其送不令解得之也鬲與隔同解兄子斷楊掾頭

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師古曰知謂先相知

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師古曰於闕下

殺人上上聞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

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師古曰出籍少解於關也

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

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為而解所

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

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

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

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

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

曰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衆而無足數者

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

郭翁中師古曰曰仲太原魯翁孺臨淮兒長卿師古曰

反奚東陽陳君孺雖為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師古

曰恂恂謹信之貌也音荀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

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謂也姓佗

名羽字公子佗古他字○宋祁盜跖而居民間者耳

曷足道哉此迺鄉者朱家所羞也師古曰嚮鄉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拒○陽夏公曰按廣韻萬與距同注漢有萬

章距字疑誤集韻萬讀如規矩之矩距亦有作矩讀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

章在城西柳市師古曰漢宮闕疏號曰城西萬子夏

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師古曰章從京兆也侍中諸侯貴

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逡循甚懼其後京

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

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

官徙歸故郡○宋祁曰越顯貲巨萬當去留牀席器

物數百萬直○宋祁曰留字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

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

憐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師古曰言而受其財物

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耶諸公以是服而

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

回服虔曰作箭者姓張名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也皆長

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

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

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

學經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

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宋祁曰邵其客本無兄弟字

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師古曰相經過也唯護盡入其門咸得

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

眾以是服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

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扎樓

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

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

方正師古曰王譚也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

令護監之貸音吐戴反多持幣帛過齊○劉奉世曰此謂樓護假貸於人多賚幣帛過

齊以施親故爾何乃謬斷其句云監護官貸耶劉攽說同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

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

奏事稱意擢爲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  
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  
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  
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  
彊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它職事  
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薦爲廣漢太守元始中  
王莽爲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  
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  
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  
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姓也護執寬莽大喜  
徵護入爲前輝光師古曰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封息  
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羣起  
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爲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

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

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為樓舊里

附城師古曰莽為此爵名效古之附庸也而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

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

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師古

曰言以父禮事○宋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

正坐師古曰鄉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蘇林曰邑初

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

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

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

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

有故相隨博奕師古曰博六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

禮之財也謂博

博奕圍棋也



所賭也解在高紀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

至太原太守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

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

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有其字耳君寧遂妻名也云妻知負博之狀者著舊恩之深也○劉歆曰顏云

史家追書妄也詔書本字史家何苦改之蓋進音臚自不犯諱也遂於是辭謝因曰

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

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

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

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如淳曰為後進人土之冠

也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

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

師古曰言每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舊法令而

罰之也適讀曰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

謫此下皆同

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

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師古曰優禮賢士而

尤敬謂西曹此人大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適舉遵

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久之與扶風相

失師古曰意不相得也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

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

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

不相因到遵門遵者酒師古曰嗜每大飲賓客滿堂

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師古曰既關閉

門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為鎗云門嘗有

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

突入見遵母師古曰霑音竹占反叩頭自白當對尚

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閣出去師古曰以其前門關閉故從後閣出

也之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

貌甚偉略涉傳記瞻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

臧去以為榮師古曰去亦臧也請求不敢逆所到衣

冠懷之唯恐在後師古曰懷來也時列侯有與遵同

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

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

譽者繇是起為河南太守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既至官當遣從

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

几師古曰馮讀曰憑口占書吏且省官事師古曰占隱度也

之也占音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

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

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

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

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

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屏蔽者過

寡婦左阿君置酒誦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

留宿為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飫宴有節師古曰宴食曰飫音於

庶反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師古曰沈又音耽亂男

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鞞師古曰此鞞也惡不可忍

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師古

曰言自如其故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為二千石

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

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

論道經書而已師古曰也而遵晝夜呼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車

騎滿門酒肉相屬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先是黃門郎揚雄

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

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

有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

左右牽於纏徽一旦更礙為裳所鞣師古曰纏徽井索也

井以輒為擊則破也輻擊也言瓶忽礙不得下而為

雷以諸家之說或以重為寔或音衛反身提黃泉骨肉為

泥師古曰提擲也擲入黃自用如此不如鴟夷師古曰

夷章囊以盛酒即今鴟夷勝也○鴟夷滑稽腹如大

壺師古曰滑稽音骨稽音雞無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師古曰

竟日也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酒食故有鴟夷也屬音

之欲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絲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

讀與由同遵大喜之師古曰喜好愛常謂張竦吾與

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師古曰約不

差跌師古曰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師古曰沈

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顧念也竦

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

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

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師古曰左馮竦為賊兵所

殺李奇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更始至長

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

奴鄧展曰單于欲脅誣遵遵陳利害為言曲直單于

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

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師古

曰陽翟潁川之縣也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

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

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

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

為議曹師古曰禮畢行喪終服也衣冠慕之輻輳為大司徒史丹

舉能治劇為谷口令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今之雲陽谷口是其處也○劉敞曰史丹

在成帝時為大將軍後以光祿大夫養病未嘗為司徒又不到哀帝世此自原涉為大司徒史耳後人妄

加丹字劉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

涉季父為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

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為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

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曰

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

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

者以為高祖以下至茂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

肖闐門師古曰闐字與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

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行喪推財禮讓為

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

前漢書卷九十一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

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

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下堂遂逮於火

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屬孝婦曰幸有老母吾

若不來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

謹使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自殺父母懼而不取

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

斤復之終身不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師古曰

也佚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旋謂反歸故操

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

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仵涉慕之迺

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仵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仵

費用皆印富人長者師古曰仰然身衣服車馬纔具

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



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

師古曰在此里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

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潔埽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

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師古曰

向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迺側席而坐師

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削牘為疏師古曰牘木簡具

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師古曰飯音

胡紺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昃皆會師古曰昃音徒結

日昃字下當有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

食涉獨不飽迺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為棺斂勞

俛畢葬師古曰勞俛謂慰勉賓客也棺音工喚反其

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

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臯過數上聞王莽數

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為卿府掾史欲以避

客○宋祁曰避字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蘇林曰文

母太后也已為中郎后免官○宋祁曰后涉欲上冢不

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毆上茂陵○師古曰毆

同與驅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

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

公○師古曰守茂陵令未真為之○新視事涉未謁也

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眾厲俗遣兩吏脅守涉

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

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

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

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辜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

如言謝復服遣去○師古曰令涉如故著初涉與新豐

富人祁太伯爲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爲

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

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

主名可爲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臯惡暴著主上

知之今爲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師古曰墮

毀也音火規反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

計莽果以爲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

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卽祁太伯母也

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

斷兩頭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游公之子耳涉性

略似郭解外温仁謙遜而內隱師古曰隱匿其情也好殺睚眦

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

薦涉能得死士可用宋祁曰越本莽迺召見責以臯

惡赦贄

師古曰贄謂寬其罪

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

幾長安敗

師古曰幾音居豈反無多

郡縣諸假號起兵攻

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

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

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

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涉本不怨

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

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

師古曰言以涉為魚肉不以人遇之

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徒建內恨恥之

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

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

○宋祁曰

十越本

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

師古曰徼

工堯反音

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

師古曰首自

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  
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  
皆有謙退之風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漕皆  
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讀曰仲王莽  
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師古曰指其  
名而捕之素  
善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臧匿泛以問建師古曰泛  
問之不切責也  
泛音敷劍反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  
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  
游復以俠聞於世云

前漢書卷九十二

南史書卷之十三

何遜

...

...

...

...

...

...

...

...

...

...

前漢書卷九十二考證

游俠傳信陵無忌竊符云云注師古曰矯魏僖侯命

○臣召南按應作矯安釐王命僖字雖與釐通而

魏稱王久矣不得云魏僖侯也

劇孟傳陳周庸○按史記作周庸又陝寒孺史記作

韓孺

郭解傳河內軹人也○按史記有字翁伯三字在此

文上

解為人靜悍○臣召南按史記作解為人短小精悍

漢書移短小二字于後文又改精字作靜又臧命

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史記作藏命作姦剽攻

不休則休字屬上句漢書省去不字遂屬下句

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鬲之○臣召南按楊掾事與

史稍異据史則主徙解之議發於楊掾故解心恨

之不止為隔絕送財也

萬章傳長安人也注師古曰萬音拒○臣宗萬按萬

字從草從禹急就章萬段卿師古注曰萬亦楮字

木名因樹以得姓也詩曰檟惟師氏漢有萬章今各本或作萬章非是

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注服虔曰酒市中人也○顧炎武曰服虔注非也按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禁酒趙放晉灼曰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此文上有箭張回卽張禁也君都亦卽放也名偶異耳臣召南按此文賈子光當卽王尊傳所云東市賈萬矣

陳遵傳數負進○顧炎武曰荀悅漢紀云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卽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博負矣按漢書作博進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荀紀爲長

原涉傳爲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谷口令○劉攽曰此原涉爲大司徒史耳後人妄加丹字○臣召南按劉攽說是傳言涉由扶風掾入爲大司徒史也大司徒史卽丞相史丹字衍文又按劉攽注史



丹在成帝時爲大將軍大字係左字之誤

前漢書卷九十二考證